

新世纪美学译丛

主编：周宪 高建平

实用主义美学

PRAGMATIST AESTHETICS

〔美〕理查德·舒斯特曼 著



商务印书馆

新世纪美学译丛

实用主义美学

——生活之美,艺术之思

〔美〕理查德·舒斯特曼 著

彭 锋 译

商务印书馆

2002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实用主义美学:生活之美,艺术之思/(美)舒斯特曼著;彭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新世纪美学译丛)
ISBN 7-100-03541-4

I. 实... II. ①舒...②彭... III. 实用主义—美学
IV. B83-0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243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新世纪美学译丛

实 用 主 义 美 学

——生活之美,艺术之思

[美] 理查德·舒斯特曼 著

彭 锋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中 国 科 学 院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3541-4/B·533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2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5 1/4 插页 2

定价:26.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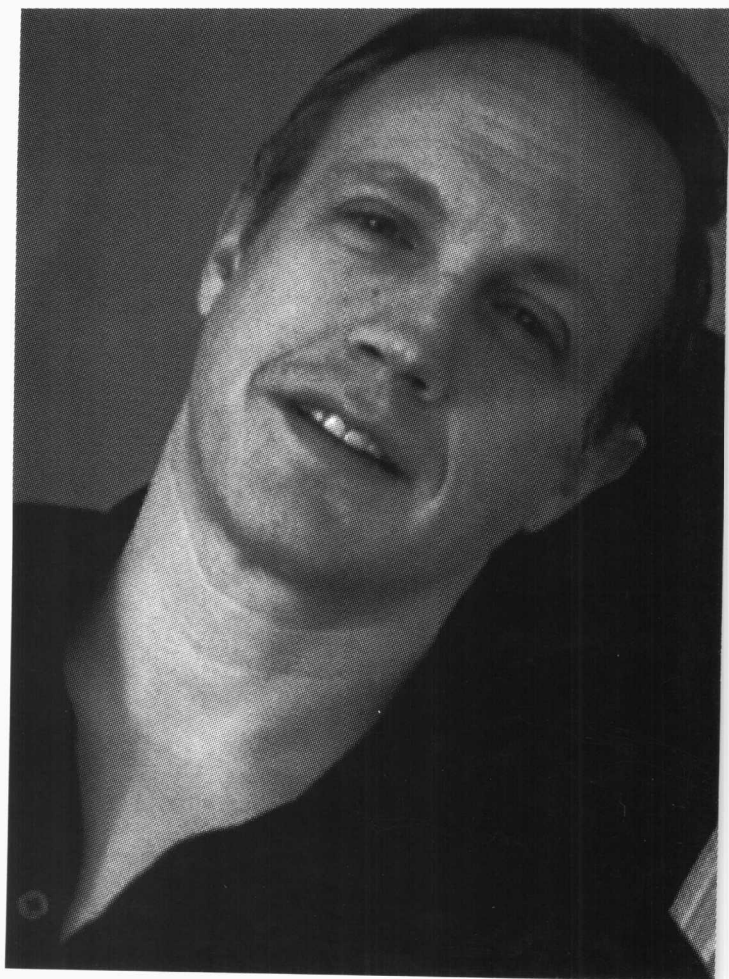
Richard Shusterman

PRAGMATIST AESTHETICS:

Living Beauty, Rethinking Art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0

本书根据美国罗曼和利特菲尔德出版社 2000 年版译出



Roll Stone

《新世纪美学译丛》

编者前言

美学在当代中国的特殊地位,常常使外国同行既惊诧,又羡慕。

首先是人多势众,如果以一国来计,中国美学研究者人数当属世界第一。其次,在我们的大学教育中,在出版物中,在学术讨论中,美学常常扮演热门显学的角色,进入了公共学术论坛,这与美学在西方由一批专门学者进行专业内的探讨形成了鲜明对照。

回顾近代以来美学在中国建立的历程,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西方美学著述的译介对这一学科的建构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老一辈美学家在新文化运动中引入西方美学,为中国现代美学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和丰富的理论资源。这也许可以视为中国现代美学建构过程中的第一波“西潮”。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诸多美学大师,如朱光潜、宗白华等都有许多重要的西方美学译著。改革开放以来,一些有识之士克服重重困难,恢复了译介西方美学著述的工程,这大约可以算作中国美学的第二波“西潮”。李泽厚主编了煌煌数十卷的《美学译文丛书》。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单本的译作问世。这些翻译工作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当代美学发展。如果没有这些西方美学基本文献的译介,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是难以想象的。

今天,我们身处新世纪的起点上,全球化浪潮使得学术的交往和理论的旅行变得日益频繁,也日益重要。美学建设需要更广阔

的视野和更丰厚的资源。然而,上世纪刊行的西方美学译著,大都限于从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的西方美学。这以后的半个世纪里,出现了许多新的学派、理论和方法,出现了对美学这个学科对象和范围的种种新的理解,也出现与同时代的哲学、文学、艺术,以至文化研究、人类学、民族和区域等多种研究的互动和互渗关系。西方美学经过差不多两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基本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些新的、有影响的美学论述出现了,一些新的理论框架产生了,美学上的论争开始在新的理论平台上进行。

美学界重新面临着由于不了解新的情况而丧失国际学术对话能力的危险,美学界重新出现了当年被老一代美学家们所批评的闭门构思一个又一个大体系的倾向。了解国际美学发展的现状,以我们自身的理论资源,参加到国际美学对话中去,这是新世纪中国美学的必由之路。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基于对发展中国美学尽我们绵薄之力的愿望,我们筹划了这套《新世纪美学译丛》。

王国维说:“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证明此话并非夸大之言。就美学研究来说,情况亦如是。秉承前辈学者所开创的西方美学著述的译介工作,乃是我辈同仁不可推诿的责任。我们的想法是,这套文丛所选篇什尽力反映出西方美学的最新发展,揭橥西方美学研究晚近形成的新领域和新路径。总之就是借“他山之石”,将中国当代美学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周 宪 高建平

2002年7月

中译本序

这本书发展了一种基于实用主义哲学的方法和教导的美学理论。虽然它涉及从总体上来考虑艺术,但对大众传媒文化的通俗艺术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有些人也许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这本书对今天的中国读者需要有一个专门的介绍。哲学的真理和价值,还有她的错误与误导,对任何国家(或任何时代)的有才智的读者——不管他们的特殊文化语境——来说,难道不应该是一样可以接受的吗?我希望哲学的命运,不依赖那种单一的、一致的和与语境无关的哲学推理的本领的假定。

尽管前言不是讨论这些问题的最好的地方,但是,对语境的多元性的尊重,是美国实用主义的一个主要的主题;这种多元语境有助于对这本书将美国哲学与通俗艺术结合起来作出解释。尽管美国通俗文化已经变成了当今世界上一种强有力的存在,……但是,对通俗艺术的严肃的哲学处理,仍然是极为罕见,而占统治地位的欧洲哲学方法,似乎缺乏对它提供真正理解的装备。不仅学院哲学对通俗文化的具体形式典型地显得过于抽象和疏忽,而且哲学的传统视野对激发通俗艺术的目标、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事实也常常完全充满敌意。例如,笛卡尔的二元论和康德的美学,当然不是欣赏拉谱的方式,甚至不是欣赏法国或德国拉谱的方式。

要提出一种基于美国哲学的美学理论,作为理解美国通俗文化的

2 实用主义美学

更好的方法,也许会被误解为在表达文化帝国主义和最糟糕的沙文主义。相反,我将实用主义美学推荐给通俗艺术,倒应该被当作对文化差异性的一种更加谦让的哲学赏识,它意味着不仅对艺术形式和艺术理论而且对一般意义上的哲学实践的一种语境的、实用主义的探究。

这种对哲学中的语境性的认可,并不必然导致一种排除所有普遍化的不可救药的相对主义。这是因为我们不同的语境经常包含大量的交迭和共有的特征。虽然美国城市黑人社区的确与众不同,但其他社区也熟悉相似的贫穷和社会-政治压迫的经验。虽然实用主义被正确地公认为美国对哲学的独特贡献,但它也被看作更早的英国和德国哲学的一种建设性的融合,在新世界的大熔炉中,它们被创造性地锻造,它们可以被更有成效地与更大的自由融合起来,因为它们可以摆脱由其旧的国家文化领域加给它们的限制而自由地发挥作用。

* * *

实用主义的多重根源也可以延伸到亚洲的思想。被广泛地公认为在 C. S. 皮尔斯正式开创的实用主义运动之前的实用主义先知的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就深受《奥义书》(Upanishads)和佛的学说的激发。威廉·詹姆斯对宗教经验的探讨,同样受到瑜伽、吠檀多(Vedanta)和佛教的重要启示。约翰·杜威,当然对我的实用主义美学理论产生了最大的影响,他尤其受到从中国学到的东西的影响,不仅是从中国的著述中学到的东西,而且是从他于 1919-1921 年间在醇厚而激荡的中国文化中的生活经验学到的东西。正如他的女儿简所证实的那样,这种经验“是如此重要,以至于起到了一种复兴(杜威的)智识热情的作用”,因此,他将中国

当作“最靠近他心灵的国家,就像他自己的国家一样”^{*}杜威对中国的赏识得到了热烈的回报,他在那里的演讲受到热烈的欢迎,得到了广泛的出版发行,并对那个时候的新文化运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我尤其高兴见到《实用主义美学》中译本的一个原因是,它有助于复兴由杜威在上个世纪初期创立的实用主义和中国思想之间的富有成效的联系。

不过,除了杜威这个特殊的历史例子之外,我在实用主义的一般取向和中国哲学之间,发现了大量有希望的交叉重叠。尽管我还有太多要向中国哲学学习的东西,但中国哲学与实用主义在下列主题上似乎是共享的。首先,存在这个同样的主张:哲学在根本上要指向人生的保存、培育和完善,因此,哲学应该与伦理学和政治学有密切的关联。换句话说,哲学的首要目的,在于人类的利益和增进我们的人道主义,而不在于仅仅为了制造真的句子而描述事实。

这个观点可以有一个必然的美学推论:美学的最高作用,是增进我们对艺术和美的经验,而不是制造关于这些概念的语言定义。而且,增进我们对艺术的经验,不只是意味着增加我们个人对艺术作品的享受和理解。因为艺术不仅是内在愉快的一个源泉(同样是一个重要的价值),而且也是赋予日常生活的社会运行以雅致和优美的一种实践方式。

艺术还是可以改善个人和社会的伦理教育的重要手段。我认为,儒家对乐和礼的强调,使这种审美教育模式变得非常清楚了。这一点通过这种美学类推也隐语式地传达出来了:“玉不琢不成

* See Jane Dewey, "Biography of John Dewey," in P. A. Schilpp (ed.), *The Philosophy of John Dewey*, 2nd ed. (New York: Tudor, 1951), 42.

4 实用主义美学

器,人不学不知道。”这本书的中国读者将会看到实用主义论证审美教育作为道德和政治改造的关键的方式,不过,我在《哲学实践》*对这些伦理和政治问题进行了更详细的讨论。

尽管实用主义集中于人的改善,但是,它是由承认这个观点——人的本性是不可避免地 and 非常有益地被置于人类富有成效地参与其中的自然的大舞台上——来进行这种改善的。用我从中国哲学中学到的术语来说,仁属于更具包容性的道。因此,需要理解和利用更大的自然力量来推进我们人类的事业,包括完善我们人性的整个事业。在美学中,这意味着承认:艺术的节奏与活力是从周围自然世界中的节奏与活力中浮现出来的,并且是卓有成效地建立在自然的节奏与活力的基础上。

对于通过哲学改善人的环境条件的关注,是实用主义深刻的实践本性的明显证据,我在中国哲学中也发现了这种关注。即使我希望将哲学归结为它自身的某些特别的内在价值,但哲学的首要价值仍然是改善人的生活工具价值。不过,在将哲学当作这种最高目的的一种手段中,并不是降低哲学为缺乏价值。因为如果我们看重和希望实现这种目的的话,我们就必须同样尊重能够获取这个目的的最好手段(当然,在没有任何有关这些手段的不道德的情况下)。作为一种真诚对待手段的哲学,实用主义也欣赏在不同的极端之间发现最有力的手段的重要性,认识到正确手段也是不断变化的多元性语境的一种变化的作用。

我很高兴在中国哲学中发现了一种学术探究的包容性的开明

* Richard Shusterman, *Practicing Philosophy: Pragmatism and the Philosophical Life*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思想,它常常使我想起实用主义的基本多元主义。与通过排除所有其他可选择的观点来探索真理不同,这些哲学赏识互补性的作用,因此它们试图在一种更有生产力和更灵活通融的综合中将不同观点的洞见联合起来。如果构成智慧的知识是单一的或单面的,那么在表达或获得它的时候就不会如此困难。智慧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维度是谦逊,实用主义通过它那无法获得明确知识的理论(fallibilism)的学说表达了这种谦逊,承认任何我们现在所掌握的真理最终都会被未来的经验所驳倒。然而,无法获得明确知识的理论不是怀疑论,因为它一直坚定地相信那些我们正确地拥有的真理,直到我们有了很强的根据去怀疑它们。

我想指出我的实用主义似乎与中国思想走到一起的最后一点:主张身体对作为一种生活艺术的哲学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与统治绝大多数欧洲哲学的观念主义对身体的忽视不同,中国哲学展示了对身体在人性完善中的作用的深深尊重。像孟子所写到的那样:“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他还补充说,“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中国文化将对身体的理论肯定与改善我们运动与精神集中能力的实际身体训练(诸如太极拳)的发展结合起来,使我们的行为变得更加高雅,使我们的意识变得更加愉快和敏锐。

虽然我将身体美学确立为一种包括理论和实践的学科的努力受到中国哲学和其他古代亚洲哲学的鼓励,但也受到某些现代西方身心治疗方法的鼓励。尽管我在本书的最后才介绍身体美学的领域,不过在我随后的《践行生活》(*Performing Live*)*一书中

* Richard Shusterman, *Performing Live: Aesthetic Alternatives for the Ends of Ar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chapters 7-8.

对它有更发展和更详细的说明。

如果我已经从亚洲哲学中学到了某些重要的东西的话,我还希望去学习更多的东西,而且最好的学习方式不是经由书本,而是经由对活生生的文化的直接经验。因此,我最后希望花一些时间去亚洲研究,而且,要是这本书能够为我与中国思想家之间打开富有成效的、协力合作的对话提供一种有效的方式,我将会感到非常幸福。

如果不是因为富有想像、聪明和勤勉的彭锋博士,他完成了将我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并安排出版这项艰苦的工作,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一种空想。在他写信给我表明有兴趣翻译这本书之后,我在他作为访问学者于美国停留期间会见了。他很快赢得了我对他理解我的实用主义观点的信任。译著实际上只不过相当于它的译者。不论你在这本书中发现怎样有价值的东西,都像我自己工作的产物一样,也是彭锋博士工作的结果。如果你开始喜欢这本书,那么你也分享了某些我对他的努力的极大感激。

中译者导言：分析与解构之间

—

《实用主义美学》是美国当代著名美学家理查德·舒斯特曼 (Richard Shusterman) 的代表作, 全名《实用主义美学——生活之美, 艺术之思》(*Pragmatist Aesthetics: Living Beauty, Rethinking Art*), 1992 年由 Blackwell 出版, 2000 年由 Row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再版。该书一出版就引起了西方学界的不小震动, 包括罗蒂、布尔迪厄、哈贝马斯、丹托等在内的当今西方最活跃的思想家们都作出了积极的反应, 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迄今为止, 该书已经被翻译为德、法、芬兰、波兰、葡萄牙、日、韩、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 10 种文字, 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大量的、跨越了学术和非学术界限的读者。^{*}

笔者结识舒斯特曼和他的新实用主义还有一段因缘。2000—2001 学年, 笔者有机会赴耶鲁大学访学。本来打算跟从著名分析美学家沃尔特斯托夫 (Nicholas Wolterstorff, 国内翻译过他的《宗教与艺术》), 从事分析美学和艺术作品本体论研究。但由于缺乏

^{*} 正如作者在“第二版导言”中指出的那样: “受惠于许多翻译, 这本书有幸受到了来自范围广泛的文化视界和来自哲学之外的各种学科的批评关注。我从这种国际的、多学科的批评中学到了很多, 在随后的许多出版物中, 我通过提炼、修正和扩充本书的主要论点, 对它们作出了回应。”(p. iii. 下面引用该书的文字, 只注明页码。)

分析哲学的训练,对分析美学的那套路数,我确实不太适应。当然更重要的原因还是,我始终提不起对分析美学的兴趣。我对分析美学的偏见,不仅没有引起沃尔特斯托夫的反感,反而赢得了他的同情。他建议我去见他的朋友,一个曾经醉心于分析美学但现在已经与它分道扬镳的美学家:理查德·舒斯特曼。

舒斯特曼像多数犹太人一样,有着不一般的经历。他早年在美国长大,随后赴以色列接受高等教育,在希伯莱大学读完学士和硕士之后,又赴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最后辗转回到美国从事哲学教育,现任美国费城天普大学哲学系主任,巴黎国际哲学学院导师(Directeur de Programme at the Collèg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 Paris)。

天普大学哲学系可以说是美国美学研究的中心,从比尔兹利(M. C. Beardsley)到马戈利斯(J. Margolis)再到舒斯特曼,这个学校的哲学系始终由美学家所主持。在现有的10名教员编制中,有3人是从事美学研究和教学的。著名的美学杂志《美学与艺术评论》(*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就由他们主办。

舒斯特曼早在1970—1980年代,就以研究分析美学而闻名。他曾经作为特约编辑,为《美学与艺术评论》杂志主编过“分析美学”专辑。分析美学中的经典文本之一:《分析美学》,*也是由他主编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国内的《哲学译丛》曾经发表过他的《对分析美学的回顾与展望》的译文,因此,国内美学界将舒斯特曼视为典型的分析美学家。**

* *Analytic Aesthetics*, R. Shusterman ed., Oxford: Blackwell, 1987.

** 例如,蒋孔阳、朱立元主编的《西方美学通史》中,就有这样的表述:“……美国另一位分析美学家理查德·舒斯特曼中肯地指出……”(《西方美学通史》,第七卷,187页)。在《分析美学的衰落与形而上学的复兴》一文中,作者也似乎将舒斯特曼列入年轻的分析哲学家一类中(见《复印报刊资料·美学》2001年第2期)。

舒斯特曼对他由分析美学向实用主义的转变,在《实用主义美学》第一版序言中,曾经有这样一段叙述:“实用主义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美国哲学,本书(尤其是它对摇滚和拉谱*的兴趣)对某些读者来说,似乎太美国化了。对我个人来说,它代表了一个在经历差不多 20 年的学校教育和学术工作之后,重新回到美国生活和文化的旅程。在耶路撒冷和牛津,我没有接受过实用主义教育;在内盖夫,我也没有教过它。在那里,哲学意味着分析哲学,美学意味着分析美学。只有当我在 1985 年回到美国就职于天普大学的时候,实用主义才作为一种哲学视域呈现给我。在其他事物中,它实际上是一种帮助我再次融合于一种最初造就我、但现在似乎令我困惑而刺激的新文化的智识工具。然而,直到 1988 年春天,当我给一群非常混杂而活跃的哲学和舞蹈专业的研究生听众教美学讨论课时,我向实用主义美学的最终‘转变’和本书的观点,才开始形成。……我最初倾向于,主要用杜威作为我当时视为远为出众的阿多诺美学理论(我仍然非常钦佩)的衬托。但在学期结束时,经过仔细观察课堂上不同的论辩和在跳舞的地板上检验某些论点,我不得不用阿多诺严峻、阴沉和傲慢的精英马克思主义,来换取杜威更朴实、乐观和民主的实用主义。”(p. xvii. 这里的页码是原书的页码,即中译本的边码,下同。)

这本书之所以受到读者欢迎或有五点理由:“首先,作者恢复了美国自己的哲学传统,即实用主义哲学传统,并且很好地将实用主义哲学置于争执不下的分析哲学与解构主义之间,使之在调和

* 拉谱是最早起源于纽约黑人区的一种通俗艺术形式,国内常见的翻译有“说唱”和“饶舌”。鉴于 Rap 主要有“拉话”和“摆谱”的毅思,因此直接将它音译为拉谱,似乎更为传神。

二者矛盾的基础上,对当今西方主流思想有了更进一步的推进,让人们看到当代处于困境中的西方哲学与美学有了一个新的发展的希望。其次,作者最先从理论上对通俗艺术,特别是198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拉谱音乐,作出了有力的辩护。作者对拉谱音乐引人入胜的分析和深刻的洞见,是该书吸引广大学术圈子之外的读者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作者指出了一种后现代社会的新的伦理生活形式,即所谓的趣味伦理或者审美伦理,这为当前正在探寻新的价值标准的人们打开了一个崭新的视界。第四,作者对身体因素在美学和美好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的强调,与当代西方思想倾向于关注自然、身体和社会制度等物质层面的东西的潮流是一致的。最后,作者对太极、瑜伽、禅等东方文化和思想的强烈兴趣和积极推崇,使它在日、韩等东方国家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这里,我将主要显示舒斯特曼独特的实用主义立场,看他究竟怎样在势不两立的分析与解构之间进行周旋调和,怎样在僵持不下的分析与解构之间开出一条“最有希望、最有前景的”哲学和美学道路。围绕这个问题的论述,不一定是《实用主义美学》中最精彩的部分,但无疑是其最有理论意味的部分。

二

舒斯特曼为什么要从分析美学转向实用主义?除了上述社会

* 关于这本书的受欢迎的程度,由作者跟我开的一个玩笑可见一斑。我曾经跟作者抱怨:这本书刚刚再版,怎么在美国东海岸最有名的耶鲁书店都找不到,在以藏书丰富而自豪的耶鲁大学图书馆里也找不到第一个版本?作者开玩笑说:我这本书不仅有人买,还有人偷,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欧洲都一样。如果说耶鲁书店的书被买走了的话,那么耶鲁图书馆里的书,很有可能被偷走了。